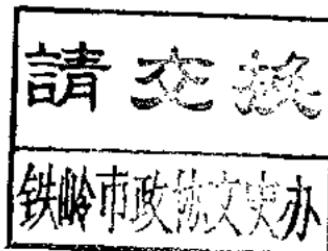


铁岭文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辽宁省铁岭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十月

目 录

- 纪念周总理视察铁岭二十五周年 王刚俊 (1)
郝浴与银冈书院 王国兴 (6)
在延安的岁月 高存信 (12)
回忆辽吉第一军分区的对敌斗争
..... 赵东寰讲述、熊志习整理 (22)
杏林生活六十年 彭静山 (33)
解放战争时期陶铸同志在法库
..... 于之讲述 刘浩 刘景田整理 (48)
回忆我在铁岭二、三事... 曾明谦口述 组织史办整理 (54)
原东北军工兵司令柏桂林将军生平 贺万奎 (58)
杨宇霆与法库 温丽和 (69)
赵亚洲传略 武守忠 (79)
梁中甲其人其事 陈志新 (85)
张振鹭与李不言的轶事 彭静山 (101)
铁岭马蓬沟河运的兴衰 邢佐相采录、赵儒整理 (106)
我所知道的辽宁近代书画坛人物
..... 高澄鲜口述 芦骅整理 (125)
法库平治学校简史 彭椿年 (138)
铁岭德盛号兴衰始末 郭兆岩 张效云 (158)
清末民初辽北文坛轶事 徐天欣 (190)
我所了解的大同佛教会与白洋教 尹天民 (198)
国民党“征”我当兵记 刘兴治 (204)
附录 戊戌变法以来有关大事记
..... 周庆及、马士杰摘编 (212)

纪念周总理视察铁岭二十五周年

王刚俊

6月15日，对铁岭人民来说，这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天。25年前，1962年6月15日，周恩来总理这天来到铁岭视察工作。当时，我在铁岭县委办公室任主任，我有幸陪同总理视察了铁岭。

少年时代的周恩来同志，曾在铁岭学习和生活半年多时间。那是在1910年辛亥革命前夜，十二岁的周恩来同志远离故乡江苏淮安，随伯父周贻谦来铁岭，就读于辽北著名的银冈书院，当年秋天离开铁岭去沈阳读书。后来，当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亲切地称铁岭是他的“第二故乡”。

这次到铁岭视察工作前，省委派人来作了安排，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接待一定要从简，不要备饭。并具体指出：不要茶叶，烟卷自备。总理说：“这是国务院的规定，我们应该模范的遵守。”

1962年6月15日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当时正是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开过不久，党中央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对党的方针、政策作了重要调整，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三年经济困难形势已开始好转。铁岭城乡人民在那天，像往日一样，都照常地劳动着，工作着，学习着。

上午十点多钟，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东北局第一

书记宋任穷同志，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同志陪同下，乘火车来到铁岭。中共铁岭县委书记孙蔚如同志带领县委、县政府几名领导到火车站迎接。

在简朴的县委常委会议室里，总理听取了县委的工作汇报，并和大家一起一边喝着白开水一边亲切地交谈。他老人家一再嘱咐：“当前县委要用主要精力抓好农业，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把群众生活安排好。我们有点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大家把工作做好，就会很快战胜困难。”总理的谆谆教诲，给了铁岭干部和群众以极大鼓舞，当年就夺得了农业大丰收。

听完汇报，总理没有休息，由孙蔚如同志陪同，分乘四辆吉普车到平顶堡公社地运所大队开群众座谈会。事先在安排时，因为大队办公室太小太简陋，准备把座谈会安排在公社会议室开，还收拾了几张床位，想让总理先休息休息。总理说，不要休息了。地方小点，坐得紧点，有什么不好，可以促膝谈心嘛！于是，直接驱车来到地运所大队。总理身穿灰色哔叽布中山服，满面笑容和参加座谈会的大、小队干部、社员一一亲切握手。大队办公室里放着几条板凳，十几个人就挤坐在这一间屋里。总理敞开上衣纽扣，坐在木板凳上，手端粗瓷大碗喝着白开水。大队支部书记朴庆淳同志先向总理汇报了当前生产和生活情况。他向总理诚恳地检讨说：“这几年我们工作没做好，生产没搞上去，群众生活比较困难。让中央领导操了不少心”。总理听到这话后，马上语重心长地说：“不能这样说，基层同志工作很辛苦了，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有责任哪！”总理的话使同志们深受感动。接着，大家谈了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当前形势正在好转，今年

庄稼长势良好，群众口粮基本够吃，日子会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你一言，他一语毫无拘束，畅所欲言。座谈会开得很活跃。总理详细打听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从土地到人口，从化肥施用量到农机具数量，从住房到口粮，一一问到了。总理问公社党委书记孙文中同志，今年能不能达到三铲三趟？答，保证达到，努力夺取农业丰收。总理满意地说：上秋把你们今年的生产情况给我写个报告，我等候你们的好消息。在亲切的交谈中，总理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大家有多少心里话要向总理倾诉啊，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随行的秘书几次向总理提出，“到时间了”。总理每天的工作日程，就是这样按时按分安排的。

开完座谈会，当总理走出大队办公室时，一大群闻信赶来的公社干部和从地里劳动回来的社员围在门外，都想看看总理。总理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便高兴地说：“好吧，咱们一起照张像吧。”总理把基层干部和群众安排在自己身边，由随行记者拍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

总理看到村外，南山坡上有几名社员正在地里劳动，便和随行人员一起向田间走去。总理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小溪，绕过田埂，走在田边的小路上。当几名记者为了抢拍镜头，从地里向前跑去时，总理一再告戒他们注意不要踩了小苗。地里几名年岁较大的女社员正在谷地薅草，总理蹲下来，亲热地称她们“老大娘”，同她们一边劳动一边交谈起来，问她们粮食够吃不够吃，生活有什么困难……当总理问她们都多大年纪时，一名女社员说，五十了。总理哈哈大笑，风趣地说：“我在铁岭那年还没有你呢……我还是叫你‘老大娘’罢”。

从地里回来，不顾随行秘书一再提出时间不够了，总理还是坚持走访了几户社员家庭。到一户朝鲜族社员家里，总理用鲜语“阿努妈尼”向一位老太太问好，同老人亲切握手，并坐在炕上问寒问暖。到社员李德惠家时，总理问他家几口人，数了数箱盖上的被褥数，还翻看了李的大女儿李绍霞的小学课本和作业本，并教导她，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临走时，总理把李的五岁小女儿李绍华亲热地抱起来，一直抱到大门口才依依不舍地放下。

当总理将要离开地运所村时，在街上一群刚放学的孩子把总理围住了。随行人员问：“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其中有个小男孩瞪着天真的大眼睛说：“他是周恩来”。总理爽朗地笑着说：“对！对！这回我也认识你喽。”能见到周总理是多么幸福啊！总理走后，有个叫于洪秋的小男孩，跑回家里，扯下当天的日历，端端正正地写上‘难忘的一天，最幸福的一天，周总理今天来到咱村’，他把这篇日历珍藏起来，一直保存到现在。（现存在“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展览厅内）

回到铁岭，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一起健步登上了龙首山。在慈清寺观看了少年儿童武术表演，总理连声称赞，“很好！很好！”并关心地说：“别累着”。据邓颖超同志说，总理少年时代第一个登上的是龙首山。五十二年后又登上此山，总理无限深情地看了山上的一草一木，放眼辽北大地和银州古城，感慨万分地说：“铁岭变化真大呀！”

总理在铁岭从听汇报、到基层开座谈会，到田间劳动，到社员家庭访问，经过五个半小时，没吃饭，没休息，只喝了几碗白开水。下午三点半钟左右，总理结束了在铁岭的视

察，乘火车回沈阳。

总理来铁岭视察工作，到现在已整整二十五年了。总理永别我们也已经十一年了。每当我们忆起这段幸福的时刻，总理的音容笑貌又清晰地出现在眼前。当年地运所小学生于洪秋珍藏的那篇日历上写的，“难忘的一天，最幸福的一天”，多么深切地表达了铁岭人民对总理无限崇敬，无限热爱和怀念的心情啊！

（责任编辑 马士杰）

郝浴与银冈书院

王国兴

古往今来，无论是谁，只要是做过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人民就永远不会忘记他。

每当人们来到铁岭“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缅怀周总理的时候，都自然地想起银冈书院的历史和他的创始人郝浴。

郝浴，字冰涤，又字雪海，复阳、中山是他的号，直隶定州人。顺治六年（1649年）举进士，授刑部主事。顺治八年（1651年）改湖广道御史，巡按四川。顺治十一年（1654年）九月，因忤吴三桂被劾，部议坐死，后从宽谪戍奉天（今之沈阳）。顺治十五年（1658年）五月，徙铁岭，卜居于南门之右，即银冈书院旧址。谪居这里十八年，康熙十四年（1675年）圣祖玄烨廉其冤，以原职召还，复授湖广道御史。康熙十九年（1680年）授广西巡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卒于任所。

郝浴一生崎岖坎坷，年轻有为的时候是在流徙中渡过的。他正欲大展抱负，又因积劳成疾而早逝。他两次为官，前后一十三年，可以说是，公正廉明，忠君爱民，不惧权势，不徇私情，黎民百姓爱戴，贪官庸吏妒忌。

顺治九年（1652年）郝浴任湖广道御史，巡按四川，发现平西王吴三桂及其部将骄横跋扈，欺压百姓。他们以征讨

川南草寇为名恣为贪虐。便采取了许多严格的措施，限制了他们的不法行为，并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老百姓拍手称快，吴三桂及其党羽对郝浴恨之入骨。一次，郝浴在保宁监临乡试，孙可望闻知出动数万人围攻保宁城，企图置郝浴于死地。在保宁城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郝浴尚驻守在绵州的吴三桂飞檄求救，而吴三桂却按兵观望。郝浴再次飞檄并激以大义：“不死于贼，必死于法”，吴三桂才不得不派兵支援，然而，时间过了一个多月，战机早已贻误，使保宁城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吴三桂兵入四川，愈发骄横，部下也多不法，但又惧怕郝浴严正，就禁止各路塘报，蓄意割断老百姓与郝浴的联系。郝浴得知这件事以后，非常生气。他向朝廷上疏自责：“臣忝司朝廷耳目，而壅阏若此，安用臣为？”

孙可望撤兵，保宁围解。吴三桂颁奖将士，为拢络郝浴也赠以冠服，郝浴坚辞不受。并再次上疏朝廷：“平贼乃平西王责。臣司风宪，不预军事，而以臣领赏，非党臣则忌臣也。”疏中，列举了吴三桂拥兵观望的情节，并弹劾了吴三桂的爪牙临阵退缩的永宁总兵柏永馥和骄悍不法的广元副将胡一鹏。吴三桂恼羞成怒，多次与其党羽密谋，给郝浴罗织罪状，唆使降将董最忠到北京诬告。恰好在这时，大学士冯铨、成克巩、吕宫等推荐郝浴，他们的本章里有“亲冒矢石”一语，被吴三桂抓住把柄，诬称郝浴“冒功”，犯了欺君之罪，部议坐死，幸亏顺治皇帝还没有糊涂到顶，免其死罪改为流徙。

顺治十一年九月郝浴被谪戍奉天，一次他到铁岭访问著名高僧剩上人，看中了铁岭的名胜，爱上了银冈这块沃土，

遂决计由奉天搬迁到铁岭。蒙朝廷恩准于顺治十五年五月迁徙到铁岭银州古城的南门外，“卜地结庐，造屋三间”，取名“致知格物之堂”，即是他在寝食诵读的所在，又是他给弟子讲书教学的场所。

为什么郝浴给书室取了个“致知格物之堂”的名字呢？侍郎董国祥在《银冈书院记》一文中说得比较清楚：

“……汝辈知先生所以名堂之意乎？知者，心之灵也。致者，推而极之以求其无弊也……天下国家身心意皆物也。诚正修齐以至治平，即格物也。为臣尽忠，即格物也；为子尽孝即格物也；以至夫妇、昆弟、朋友莫不皆然。”“……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郝浴之所以给自己的居室冠以“致知格物之堂”的名字，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为了在这块小小的茅庐上实现他的宏大抱负：“讲学明理，蓄直方刚大之气。”教育诸弟子作忠臣、孝子，悌弟、良友，修齐诚正、治国平天下。根本不是什么：“处严霜急雪之区，而弄月吟风不改其乐”，他“虽被窜逐，不自暇逸”，既不抑郁消沉，也不怨天尤人；更不甘当隐士，而是不甘寂寞的为国为民作好事。这在封建社会，郝浴的这种品德，确实是很高尚的。

康熙十年（1671年）圣祖玄烨驾幸奉天，郝浴迎谒道左，跪奏了被屈含冤的始末。玄烨听后频频点头并安慰了郝浴。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叛清，自立于湖南。尚书王熙，给事刘沛先推荐郝浴又被吏部里忌贤妒能的人给阻隔

住了。

康熙十四年（1675年）侍郎魏象枢直接向圣祖玄烨上疏：

“浴血性过人，才守学识臣皆愧不及。使在西蜀操尺寸之权，岂肯如罗森辈俯首从逆？臣子立朝各有本末，当日参浴者三桂也，使三桂始终恭顺，方且任以腹心。浴一书生耳，即老死徙所，谁复问之？今三桂叛矣，天下无不恨三桂，即无不忧浴。浴当三桂身居王爵，手握兵柄，不畏威、不附势，致为所仇。三桂之所仇，正国家之所取，如忍弃之！”

康熙皇帝准奏，立即下诏将郝浴从铁岭召回，复授湖广道御史。

郝浴在离开铁岭的时候，把自家居室献给铁岭人作为士子读书处，把“致知格物之堂”改称“银冈书院”，把十八年来购置的二百二十五亩土地和城内西南隅的一段地基，献给书院，留为生徒肄业之资。这就是银冈书院的来历。至于银冈书院当时的情景，郝浴在一篇《自记》中描绘的比较详尽：

“铁岭古银州也，浴甲午九月谪奉天，戊戌五月下岭，卜居于南门之右方十余亩，中为书室三间，前有圃种蔬、后有园种花，左壁吾卧室也，右壁一带皆吾友连屋而居也。屋中造瓦床一丈，风月之夕，吾友毕来，尽登床趺坐，床下钻火烹茶漉酒，纵谈名理，至夜分不散。架插天下古今图书，恣吾友展玩。有化人来，则焚香晤对，参验竺乘。屋后一冈，隐然龙卧，所谓银冈者也，雨后登之，见郭外群山紫翠交写，其北山绵亘西绕，而东山

迄邇南屬，簇拥万状，中控一背，是为铁岭。然总维吾一线之银冈，殆物之有鼻祖者乎……独念吾霜天雪夜，一灯炳照，大静之余，徵四壁于环海、晤群圣于斯须，截然有觉、心目为豁于戏非吾银冈，吾安得有此一日也，非吾自尊，吾安得有此银冈之一日也！泣抚银冈，留为书院，有踵至吾银冈而默识浴一日之旨者，浴即近待于数十年，远待于千百世，心皎然如一日也。”

郝浴爱银冈，也不忘银冈。在他得知将要奉召还朝离开铁岭时，写了一首题为《银冈行》的诗，表达了他对银冈的眷恋：

“自从束发亲灯火，弱冠登朝遂作狂。俯身东戍黄龙下，红颜绿鬓尽沧桑。二十余年寝不寐，天涯回首月如霜。虽恨百忧沦瘦骨，犹喜心开书一囊。洛下真儒宗孟子，翰墨直闻泗水香。晨登讲席歌尧舜，千山翠色落银冈。可知天道终归正，从此丹山起凤凰。

郝浴谪戍铁岭十八年，虽身处逆境，依然忧国忧民，兴办教育。三百年来人们对他的道德与文章、功绩与遭遇，是有公允评价的。对他创建银冈书院这一壮举更是有口皆碑。据《铁岭县志》记载：“郝公谪此十八年，日以讲学为事，邑人亦多从之。讲学实为本邑文化之先导……”又“郝公为铁岭教育之先驱，河邦人士荫受其德者凡三百年……”《盛京通志》还把铁岭民风的演变也归功于郝浴办学：

“自肃慎以迄汉唐，去古未远，箕泽犹存。辽、金、元、明多兵事，有清以来，设县招垦，齐、鲁、豫、晋之民始辗转迁入，其风气虽不无所迁，而仍无大易，盖久而化之矣。自郝复阳先生讲学，而民愈知礼让

……是时，民风朴实淳厚，此为铁岭之民风。”

这些评说，也许有些过分，然而，数百年来，银冈书院确实培养出不少有识之士。姑且不说周恩来总理，就是康熙年间的左伟生、左听生、左昭生、左晓生、左昀生、左皓生，戴遵先、戴巡先、戴盛先，郝林、徐元弼等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以后著名文人李锴、魏燮均等也都在银冈书院读过书。

为仰慕郝浴的为人，缅怀他创建银冈书院的德政，铁岭人在书院后面修建了郝公祠，从前每年农历二月初三日郝浴诞辰，人们拿着供品前去祭祀。直到民国初年，银冈书院改为劝学所，这种习俗才自消自灭了。然而，人们对郝浴创办银冈书院的功绩，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后人有诗赞道：

直节当年久著声，
儒宗此日定乡评。
藜光上映文昌宿，
野老争传侍御名。
教泽远贻开后学，
讲堂新葺聚群英。
银冈从此留千古，
龙首山高柴水清。

(责任编辑 马士杰)

在延安的岁月

高存信

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到今天已整整五十年了，在这五十年里，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全国成千上万的青年，投笔从戎，立志抗日救国，云集革命胜地延安。那种刻苦学习，紧张工作，团结活泼，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犹如昨日。当前纪念抗战五十周年之际，使我回忆起在延安的革命岁月。

一、为抗日投奔延安

“七七”抗战，东北军炮六旅由洛阳开赴平汉线北段，配合步兵投入抗击日寇沿平汉路南下的作战，不料在日寇大举进攻中，形成难以收拾的大溃退局面。一连串的败仗，我原来依靠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宿愿幻灭了。十月初，传来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胜利，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一千余人，接着八路军在华北又取得了广灵伏击战和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等一系列的鼓舞人心的胜利。我感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真能抗日，我把打回老家去的愿望，转而寄托在八路军身上了。经刘澜波、家父高崇民请示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同志，他亲笔写信介绍我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请求先到延安抗大学习一期，经办事处伍云甫主任同意，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我到延安进了抗大。正赶上抗大迅猛发展时期，这年先

后成立了八个大队，教员奇缺，因此，领导上决定我在抗大当军事教员，从而开始了抗大的新生活。

我在抗大四大队任军事教员，担任射击课，教步枪学。当时，我抗战热情很高，几乎每天都一面教课一面选听政治课，也不觉得累，心情还很舒畅。到延安后和在抗大所接触到的人和事，所看到的延安社会状况，与我在旧军队所经历的大不相同，这里完全是崭新的。延安所有的人抗战热情都非常高，到处都可以听到《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等抗战歌声。尤其听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全都靠我们自己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象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抗大校歌”以及“毕业歌”等，更是激动人心，鼓舞斗志。学校里政治上民主，思想上自由，学习方法和行政制度方面都是靠学员的自觉性，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处处体现着人人平等，官兵平等的优良传统。特别是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办抗大非常重视，为了培养抗日干部，他们都是在百忙之中亲自到抗大作报告、讲课，参加开学、毕业典礼等活动。我在四大队工作仅两个多月时间，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的讲话、报告，我都听到了，使我受到的教育极为深刻。当时，我还选听了时事政策、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等政治课，从而对共产党，对党的领导人，和它所领导的抗大、八路军，在认识上又有了新的提高，发自我内心的崇敬、钦佩、拥护的思想已初步地树立起来了。并确认东北人要抗战打回老家去，一定要跟共产党走，一定要在八路军中干。

二、难忘的革命熔炉

一九三八年三月底，我随一大队（四大队改编的）由延安迁到瓦窑堡。大队长苏振华、政治委员胡跃邦、付大队长詹才芳，政治处主任王赤军，政治主任教员张如心，军事教育主任胡道全，他们都是红军老干部。军事教员中有王文科、袁庆才、李一、倪景阳、吉志锐等同志，还有军事教员干事潘焱（后任队长），政治处的股长、干事有周子健、赵正洪、牛克伦等；政治教员有任白戈、郭奇、彭友今等。我们这些同志都住在大队部，编在一个党支部。政治指导员是罗应怀同志。各支队长、教导员、学员队队长，政治指导员大都是红军干部，经过学习毕业留校工作；他们都兼任本队的军事、政治教员，教育、行政、思想政治工作，都集中在几个队干部身上，这是抗大在组织体制上一个突出特点，是保证取得教学优异成绩的好体制。

到瓦窑堡后，我除继续教射击课外，还教炮兵常识、军事地形学，最后还教战术课。此时期，是我授课任务最多最紧张的时期，也是我在抗大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最大的一个时期。对我个人来说，这一年，是我在革命熔炉抗大得到哺育，受到培养教育，经受锻炼，从理论和实践中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从而确立了革命人生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是我革命一生中具有关键性的一年。今天回忆起来，从大队长、政委起，对大家的言传身教，对我的帮助都是十分感人的。军事教育干事潘焱同志，是红四方面军干部，他担任全大队军事教育、行政工作。在延安时，他与我同住一个屋子，经常给我讲一些红军过去的情况和共产党八路军现在的情况，使我懂得许多革命道理，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组织，八路军是劳动群众的军队，他对我帮助很大。

直至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而他个人在生活上很艰苦，在严冬腊月，身上只穿着一身棉花很薄的空心棉衣裤，夜间只有一床薄被，什么铺的都没有，贴着冷炕席而眠，从来没听他说过一个冷字、一个苦字，这种共产党人的形象，使我非常钦佩和感动。我把我的毛毯打开俩人铺用，绒衣也送给他穿。回忆起当年抗大那种亲密无间、互相帮助的同志关系，那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的生气勃勃的生活环境，真是令人无限神往。军事教员王文科是东北同乡，他教战术课，是黄埔军校十期步兵科毕业，分在东北军担任排长工作，西安事变时接受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的思想。东北军在东调豫、皖之前，王文科投奔了红军，到抗大学习了一期。我到抗大时，他已当了军事教员，他给我的帮助很大，教我怎样当教员，怎么备课？怎么了解学员？还介绍备课不仅自己在屋里从书本上备，一定要到学员中去备，特别要了解他们有什么要求，思想状况怎样。另外，在我入党问题上，也给我很大帮助。他以本身经验给我介绍，入党首先要自己提出要求，告诉我要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严格要求自己，注意改造思想。生活会上要敢于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思想状况。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学习上按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等。因此，他也就成为我入党的介绍人之一了。

到瓦窑堡和我住在一个屋的也是东北同乡倪景阳同志，他是由新疆来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干部，他教炮兵常识课，我也教炮兵常识课，所以在备课时，互相研究，共同商讨，效果比较好。他是党支部副书记，很能吃苦；处处以身作则。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在他身上我学到了怎样做一个党的基层